

今時今日香港地，自閉症，他們往往難以被社會接納，平日有苦自己知，更苦了一直在身邊照顧他們的家人，難怪有人說他們本身便是個悲慘的小主角阿佑。不過，今次的小主角阿佑跟他母親的故事，卻悲中有喜。

相

約鄭太到兒子阿佑就讀的小學做訪問，當時阿佑正在圖書館當值做管理員，「以前佢成日發脾氣唔想返學，近排學識咩係責任，病咗都嚟住要返學校當值。」說罷，鄭太便憶起五、六年前，初初發現兒子患自閉症時的日子。

相處問題多多

跟很多自閉學童一樣，鄭太在阿佑兩、三歲時發現他說話能力，以至是手腳活動的靈敏度，都比同齡的小朋友弱，「本來以為只係發育遲緩，後來檢查完先知係自閉症。」

當時她知道「自閉」這兩個字將跟着兒子長大，本已難以接受，接踵而來卻是一連串相處和



阿佑五、六年前確診患自閉症，但母親鄭太一直對他不離不棄，盡力為他鋪好將來的路。

生活上的問題。「佢好鍾意搭巴士，但一定要坐新車同車頭位，唔係佢就會扯自己的頭髮，發脾氣唔上車。返學不時會做小動作引老師注意，有時仲會突然大叫企上枱，仲試過鬧到女同學喊。」憶起兒子以前的搗蛋行為，鄭太即說個不停。

不過，最令鄭太痛心的是，兒子曾親口對她說：「我想跳軌。」至今憶起，仍令她難忍淚水。「我為咗教個仔辭咗份工，每日下午都陪住佢。係咪我照顧得佢唔好，令佢唔鍾意？」這個問題，為人母親的鄭太問過自己很多次，直至參加了「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」，心裏才有個答案。

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是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，聯同教育局、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，以及六間非政府機

常遭白眼 有苦自己知

自閉兒母悲歌：

係咪我照顧得唔好？

構及主流中小學合辦的自閉學童支援計劃。參與計劃的非政府機構會安排社工和教育心理學家，入小學為自閉學童定期舉辦小組訓練，而阿佑就因此認識了協康會的梁惠玲姑娘。

梁姑娘指，大部分自閉學童都「唔識睇眉頭眼額」，亦因語言表達能力弱，不懂妥善表達自己的情緒，因此經常撞板，被標籤為問題兒童。「阿佑嘅種種行為，其實都只係想引人注意，但就無諗過身邊人嘅感受，而上小組，社工就教阿佑了解人嘅唔同

情緒，例如見到一個人，應該講乜，再配合唔同情景幫佢練習。」她說。

學懂欣賞兒子

日子有功，阿佑如今已不再牛精，甚少為小事發脾氣，

再牛精，甚少為小事發脾氣，情緒，例如見到一個人，應該講乜，再配合唔同情景幫佢練習。」她說。

鄭太知兒子鍾愛巴士，於是跨區摸到屯門拿巴士公司開放日的入場券，並送他這個行李牌。



計劃更為鄭太等自閉學童家長舉辦課程，教他們明白如何糯米治木蟲，「只要事前問佢無車頭位坐唔坐，唔坐就返屋企，佢就識妥協，亦好少再話要跳軌。」

不過，更大的得着是，阿佑由昔日的搗蛋兒子，變成了她的一面鏡。「有次佢同社工講自己好大壓力，話放學做功課，阿媽成日都鬧佢，令我記得有次陪佢做數學功課，唔覺意語氣重咗，佢就指住提佢控制情緒嘅紅綠燈提示，叫我唔

好發脾氣。」

自此，即使很多人都說阿佑是「問題兒童」，惟獨鄭太懂得欣賞兒子的優點。「佢記巴士路線同車款都好叻，所以出街跟住佢就得。」鄭太還跟學校老師發明了一個小遊戲，她續說：「只要佢上堂乖，老師就會簽個名畀佢，一星期有二十個以上就有禮物，連續六星期都達標我就帶佢去長洲玩。」

遊戲一開始，阿佑每星期只得幾個簽名，但如今每星期取廿幾個已沒有難度，「所以復活節答應咗佢去長洲。」眼見阿佑愈來愈懂事，鄭太亦放下半塊心頭大石，「如今反而好擔心佢升中，去到新環境同學會唔接受佢。」正所謂養兒一百歲，長憂九十九，鄭太的心情並不難明白，但自閉症從來也不可怕，在一班社工的協助下，相信快樂這兩個字，會繼續常伴這兩母子。囑

家人情緒控制好重要

隨着近年政府推動融合教育，自閉學童需要在正規學校接受教育，協康會的教育心理學家黃偉傑指，起初自閉學童難免會被同學或老師誤解，因此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除了為自閉學童提供校本支援，還希望教育大眾消除歧視，了解如何跟他們相處。

黃偉傑續講，跟自閉學童相處，跟中醫診症一樣講求望聞問切，「每個自閉學童都有唔同嘅特質，要多觀察問身邊人，了解佢哋嘅喜惡，之後先對症下藥，搵適當方法同佢傾偈。」正因如此，他指跟自閉學童相處需要耐性，「所以家人本身嘅情緒控制都好緊要。」

香港賽馬會慈善事務部主管陳載英則指，計劃為就讀主流學校的自閉症學童及其家長提供全方位支援。「計劃在一五年開始，除了提供校本支援，還在社區設支援中心，定期舉辦公眾教育活動，希望藉此消除市民大眾對自閉人士的誤解。」



▲黃偉傑(左)和梁惠玲皆表示，跟自閉學童相處需要循循善誘，亦需要耐性。